

思旋

許冠傑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經典金曲《鬼馬雙星》中的「為兩餐也肯制前世」唱出不少為生計而拚命的人的心聲。上一代讀書不多，父親大多是藍領，做地盤、搬運、飲食、以體力勞動換口飯吃，白領人士如鳳毛麟角。爸爸在子女心中，都是英雄，不論他有多少學識，有多少財富，有多少權力。

二十一世紀好爸爸的標準

這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，但同時男性威嚴好像消失了。很多媽媽在以前數落丈夫、命令他，大庭廣眾讓男人沒有面子。論事，她們或許沒有半點錯，可能就是丈夫做得不恰當；但論情，就違背了中西倫理教化。如聖經中「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」；中國古文也有「婦者，服也。以禮服也。」以今天角色，順服應看作尊重，在人前讓自己男人沒面子，不會令外人覺得自己很厲害，更破壞夫妻關係。更甚者，子女看破，也會有樣學樣，不尊重父親。如果父母角色和相處不調和，會為孩子樹下不健全的家庭觀念，影響深遠。剛逢父親節將至，大家定要好好尊重親愛的父親！

娛樂中的意外

琴台聚 胡野秋

在一個真人騷成風的街頭，似乎對真人秀的評論也變得跟真人騷一樣淡而無味，無論是好聲音，還是超女、快男，無論是影視角還是主持人競爭，一律都離不了「煽情故事、廉價眼淚等等，這些調劑正在讓觀眾逐漸變得麻木，乃至有集體「情冷淡」的趨勢。因為我也做了幾次海選評委，知道中間還是有些貓膩的，包括保誰誰誰，時不時會有直接開榜的暗示。一切進程都在掌控中，所謂勝券在握也。

隨想

現代人說到書這個字時，指的是書本，但從甲骨文來看，書這個字的形象是手裡拿著筆，所以《說文》說：「書，著（著）也。」書的本義，原來是指寫著。《史記·孫臏傳》說：「一斬大樹白而書之曰：『龐涓死於此樹下。』」就是說龐涓砍下大樹皮，在樹白的地方書下死前的留言。

書的閒話

我那些喜歡讀書的朋友，和我一樣，都買了很多書，而且未讀或者只看了部分的書不少以前，我一直以為是愛書成癡，看到書就想買。最近終於想到一個最好的解釋原因，就是現在的書店都太小，而出版社每年出的新書又很多，書店不可能都擺出全部出版的書，唯有選擇性來擺出，最常見的自然是暢銷書。所以，今天你看到的非暢銷書，如果不買，以後就很難再看到，亦即錯過了，就成了蘇州過後，看到當地出版的書，想買又怕太重不好攜帶，心想不如以後到深圳買吧。結果是，書城根本連書名也不知道，又比如我自己出版有關飲食文化的書，現在走遍全港書店都未必找到。

煙雨丁香

百家廊 若荷

春天的太原，盛開着許多的丁香花，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我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，雨像斷了線的珠子，淅淅瀝瀝，從天而降。雨中的晉祠，是我看到第一株丁香花樹的地方，頗感有些意外，心情莫名地激動起來。躲着遊人碰頭的雨傘，冒着雨滴四處找尋，然後便發現每一處院中角落裡，都孤獨地站了一株。紛繁的花穗斜斜地披掛着，宛若綴守在樹上的披甲。

對於我，陌生又有些似曾相識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專注於網絡，一有閒情便去敲打一些文字，在行云流水的鍵盤聲裡自我陶醉，直至後來，我突然找不到她，才驚醒地想起尋找夢欣。是啊，我記起她了，她曾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，我只打過一回，而那一回還不是她自己接的。從此之後，我就什麼都找不到了，沒有手機信息，沒有我們之間的聊天記錄。因為電腦配置低的原故，為了節省資源，我有一個按時給電腦格式化的習慣。最後的那次，我只記得她在QQ上閃動，然後就看到她的留言：姐姐，你不喜歡欣兒了，為什麼好久不理我呢？

多得的植物。因為一位女孩的意外逝去，我記住並喜歡上了丁香花，知道它盛開在仲春。每次看到了丁香花，我都目不轉睛地端視，愛不釋手地撫摸。我終於明白，為什麼人們那麼喜愛它，無論它的形狀還是氣息，都是那麼沉靜而美麗。



丁香是中國常見的花木。 網上圖片

向「劍橋」說不

劍橋安老院事件曝光後，嚴何價，危機四伏」的老院院終老呢？現實是無奈的，香港家居環境狹窄，新一代溫食艱難。如果長者行得走得，還可以有點用得到的價值；若不幸中風，不能自理日常生活，就是兒女的包袱，安老院似乎是一出路，長者只能自求多福了。養兒防老，是往時的觀念，現在還有誰敢指望下一代呢？現在的年輕父母，節衣縮食，一年花十幾萬讓子女入讀國際學校，再大花金錢讓孩子上興趣班、補習班，再有錢的帶孩子旅遊開拓視野，為的是給子女一個「不一樣的未來」；但對父母呢，就是不會花大錢給父母一個「不一樣的晚年」。

喜有此「佬」

「豬肉佬」改稱「肉類分割技術員」，究竟是嫌豬肉不好還是那個「佬」字出問題呢？俗語說近山吃山，近水吃水，總覺得豬肉佬如果對豬沒感情，如果不愛吃豬肉，也不會賣起豬肉來，賣得豬肉，自然也愛吃豬肉，豬肉吃多了，便多長肉，滿臉紅光，由於肉多長肉，無雜念，修養到心廣體胖，人就變得溫和，所以大家在感覺上，豬肉佬都是好好先生。

沉船史料

透過占士金馬倫十八年前的同名電影，以一對跨階級青年男女生死之愛作包裝，再配以上層貴族們的奢侈享受和船艙工人階級的另類世界作對比，當代人重溫了當年給西方世界，尤其是貴族階層造成心靈重創和科技挫折的沉船事件始末，拍得凄美和悲壯，但悲而不慘，同時間接宣揚了西方人引以為傲的貴族精神。

「豬肉佬」的稱呼一向正面而友善，從來也不見宰割肉者有什麼反感，一下子教他們報稱「肉類分割技術員」，說不定反而感到拗口不習慣，雖然這名堂也沒有什麼不妥，只是總覺少了一份傳統的幽默感和親切感。

